

浅析苏汉臣《秋庭戏婴图》的图像语言与美学价值

杨晓涵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北京 100000

【摘要】《秋庭戏婴图》是北宋画家苏汉臣婴戏题材的代表作,亦是中国画史中描绘儿童游戏场景的经典作品。苏汉臣凭借高超的绘画技巧与典雅的美学意蕴,使这幅作品成为宋代风俗画领域的典范,堪称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在创作中,作者以细腻入微的笔触塑造生动鲜活的形象,用宁静安稳且满含世俗情趣的画面,既展现出宋代婴戏题材绘画的高度艺术成就,也向观者传递出对安宁童真的深切向往。本文将通过对《秋庭戏婴图》图像语言的细致分析,逐步深入挖掘并阐释其蕴含的深刻美学价值。

【关键词】苏汉臣;《秋庭戏婴图》;美学价值;婴戏题材

1 苏汉臣《秋庭戏婴图》图像分析

画面分析是解读绘画图像语言的基础。苏汉臣《秋庭戏婴图》首先给人以和谐、精妙且充满生机的视觉感受,这一秩序感源于画家匠心独运的构图安排。作品并非简单记录庭院婴戏场景,而是通过严谨的视觉结构,将自然景物与人物活动有机融合,构建出一个静谧而活泼的诗意世界。^[1]

整幅画面元素安排得当,既有庭院树木营造的宁静氛围,又通过精妙的构图《秋庭戏婴图》的构图匠心独运,呈现出一种稳定而富有动感的几何秩序。画面中央偏右的太湖石与顶部芙蓉共同构成一条视觉中轴线,奠定稳定基调;左侧姐弟围绕圆凳嬉戏,形成偏置的“中心圆”,打破绝对对称,形成稳中求变的视觉效果。画家通过巨石与幼童的体量对比,在宏大背景中突显生命的鲜活。人物姿态、视线与玩具共同构成隐含的对角线,为严谨结构注入动势,实现“静中有动”的艺术表达。

在这一精心构建的视觉场域中,人物形象成为画面的叙事核心。姐弟二人体态丰腴,面庞圆润,服饰精美,体现了宋代宫廷对理想化孩童的造型偏好。弟弟专注游戏的神情与姐姐温柔陪伴的姿态形成生动对比,赋予画面强烈的情感张力。人物俯身围绕圆凳的动作既符合儿童体态特征,又充满生活气息。

作品在形象塑造上要达到形神兼备之美,归根结底源自画家对传统线描技法出神入化的运用。线条的丰富表现力,在此成为连接客观物象与艺术意蕴的桥梁。画家以流畅匀净的线条勾勒孩童圆润的面庞与肢体,表现肌肤的柔嫩;以纤细繁密的线条刻画服饰纹样,展现织物的华美;又以顿挫曲折的笔法描绘湖石,表现其坚硬质感。线条的

疏密组织也巧妙构建了空间层次,近景花草以实线精心勾勒,远景花叶则以虚淡线条处理,形成深邃的视觉空间。

在《秋庭戏婴图》中,线条不仅独立承担着造型与空间建构的功能,更通过与色彩的完美融合,共同构筑出丰富而和谐的视觉整体。

2 苏汉臣《秋庭戏婴图》美学价值

2.1 构图:秩序与自然的完美平衡

《秋庭戏婴图》的构图体现出宋代院画严谨精微的审美追求,整体呈现出稳定而富于韵律的视觉秩序。画面以右侧耸立的太湖石与上方芙蓉花簇共同构成一条隐性的中轴线,赋予画面庄重均衡的骨架。这块巨大的太湖石不仅在地理位置上居于画面右侧的重要位置,其独特的造型和体量感更成为整个构图的视觉锚点。与之呼应的左侧姐弟二人围绕圆凳嬉戏的场景,则以其动态关系形成一个凝聚视线的“圆形核心”。该圆形布局偏置于轴线一侧,既打破完全对称可能带来的板滞,又形成疏密有致、稳中见变的节奏感。这种构图方式深得宋代儒家美学“中和”思想之精髓。儒家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情感表达,在绘画构图上则体现为对平衡与节制的追求。苏汉臣通过中轴线与圆形核心的巧妙组合,既保持了画面的稳定感,又避免了过于严肃呆板的效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画家通过湖石之硕大与孩童之幼小形成的体量对比,不仅在视觉上强化了自然之伟岸与生命之娇嫩的对比,更在哲学层面上暗示了永恒与瞬间的辩证关系。全作通过中正与圆融、宏大与精微、静穆与生动等多重构图元素的巧妙协同,不仅精准捕捉了孩童嬉戏的自然情态,更在形式结构层面折射出宋代美学中格物致知与诗意栖居的统一。^[2]

2.2 形象：典型化与个性化的辩证统一

苏汉臣在《秋庭婴戏图》中通过高度典型化的形象塑造，构建了宋代婴戏题材的典范。“细心观察整个庭院环境、服饰与道具等，姐弟二人绝对不是一般家庭中的孩子，画家用浓墨重彩勾勒出了一幅富贵繁华图，他的笔端无处不流淌着对奢华精致生活的刻画。”画面中，人物形象的刻画尤为精妙：姐弟二人皆体态丰腴，面庞圆润，身着精美的锦缎服饰，其发髻、腰带等细节一丝不苟。这种形象处理既符合宋代宫廷审美对理想化孩童的塑造，也暗示了其富贵阶层的身份。从社会文化视角看，这种健康、丰满的孩童形象不仅反映了宋代上层社会的生活理想，也体现了“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在绘画中的视觉呈现。

在人物表情的把握上，弟弟全神贯注玩耍的专注神情与姐姐面带微笑、耐心陪伴的温柔姿态形成生动对比，赋予画面强烈的情感表现力。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对人物神态的刻画超越了简单的类型化表现，而是赋予每个角色独特的个性特征。弟弟完全沉浸在游戏中，身体前倾，目光紧盯着旋转的枣磨，生动地表现出儿童特有的专注与好奇。而姐姐虽然也在参与游戏，但姿态更为优雅从容，目光中流露出对弟弟的关爱与呵护，这种细腻的情感刻画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真实。

人物动作的处理更是自然灵动，姐弟二人俯身围绕圆凳的姿态既符合孩童的身体特征，又使画面充满了生活气息。推枣磨这一游戏的选择也颇具深意，它不同于一般婴戏图中常见的追逐嬉闹，而是一种需要耐心和技巧的安静游戏。这种活动选择不仅符合富贵子弟的教养环境，也使画面氛围更加雅致温馨。画家通过这一场景，成功地将儿童的天真活泼与士大夫家庭的文雅气息完美结合，创造出一种理想化的童年图景。

环境形象的塑造同样体现了画家的匠心独运。高大的太湖石在宋代文化中不仅是园林的重要元素，更象征着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石头的坚硬永恒与孩童的柔软鲜活形成质感上的对比，而芙蓉花的娇艳则与孩童的红润面庞形成色彩上的呼应。这些环境元素并非简单的背景装饰，而是与人物形象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系统，在视觉与意境层面深化了生命初绽的美好主题。

2.3 线条：造型与表现的精妙融合

在《秋庭婴戏图》中，线条作为核心的表现语言，展现

出丰富而精微的表现力。苏汉臣运用多样化的线描技法，既塑造形体，又营造出深远的空间意境。从技术层面看，画家对不同类型的线条运用已臻化境，能够根据不同的表现对象灵活调整笔法，使线条既是造型的手段，也是情感表达的载体。^[3]

画家以精细匀净的线条勾勒孩童圆润的面庞与肢体，通过流畅的实线刻画出幼儿肌肤的柔嫩与体态的丰腴。在描绘孩童轮廓时，线条婉转流畅，几乎没有明显的顿挫，这种处理方式巧妙地传达出儿童身体的柔软感。特别是在手部、脚部等细节处，线条更是精微至极，将幼儿特有的胖嘟嘟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表现服饰时，则运用纤密细致的线条精心描绘衣纹与织绣花纹，展现出锦缎的华美质感。衣纹的处理遵循“曹衣出水”的传统，线条随着身体的结构自然起伏，既表现了衣物的质感，又暗示了身体的体积感。对于衣物上的刺绣花纹，画家使用了极其纤细的线条进行描绘，这些线条组织严密，图案精美，不仅显示了画家高超的技艺，也生动地再现了宋代高级纺织品的华丽精美。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太湖石的描绘，其线条融入皴擦笔法，通过顿挫曲折、虚实相生的运笔，生动表现出石体质感与体积感。“对于支撑整个画面、直冲画顶的笋状配景太湖石，苏汉臣借鉴了北宋山水画的丰富皴法，笔墨酣畅淋漓，以厚重的线条勾出轮廓后，以斧劈皴浑厚苍茫的用笔塑造出太湖石硬朗与沉稳的外形；同时，结合以墨块的大面积晕染与平罩，使画面形成一个完整的重色体面。”太湖石多孔奇特的造型通过变化丰富的线条得以完美呈现：在石的阳面，线条清晰肯定；在阴面及孔洞处，线条则变得虚淡模糊，结合淡淡的皴擦，将石头的立体感和质感表现得十分逼真。这种刚劲有力的线条与描绘孩童的柔美线条形成鲜明对比，在视觉上创造了丰富的节奏变化。^[4]

在线条的空间处理上，近景的花草、圆凳以实线精心勾勒，而远景的竹叶、石脚花草则以虚淡疏朗的线条处理，配合细线描绘的远处花瓣与树叶，共同构建出层次分明的空间深度。这种通过线条虚实、粗细变化来表现空间层次的手法，体现了宋代画家对视觉规律的深刻理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在处理不同质感物体时线条的变化：衣服的柔滑、石头的粗糙、木器的坚实、花卉的娇嫩，都通

过不同质感的线条得以准确表现。

2.4 色彩：典雅与生动的和谐统一

在《秋庭婴戏图》中，线条不仅独立承担着造型与空间建构的功能，更通过与色彩的完美融合，共同构筑出丰富而和谐的视觉整体。宋人绘画的色彩运用讲究“随类赋彩”，既要求符合物象的固有色，又强调主观的艺术处理，达到“气韵生动”的审美境界。苏汉臣的色彩运用正是这一理念的完美体现。

画家在线条精准界定的形体轮廓之内，施以细腻典雅的色彩。孩童白皙红润的肌肤在精细线条勾勒的基础上，通过微妙的晕染呈现出健康饱满的质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在表现肌肤质感时并非简单平涂，而是通过色彩的微妙变化表现出肌肤的立体感和血色感，这种细腻的色彩过渡需要极高的技艺水平。

环境色彩的处理同样体现了画家的深思熟虑。太湖石以淡墨渲染为主，略施青赭，既表现了石头的质感，又使巨大的石体在画面中不至于过于突兀。芙蓉花的粉红色与孩童衣着的红色形成呼应，而花叶的绿色则与竹叶的翠绿构成色彩上的层次变化。地面以淡赭色平涂，衬托出红漆木盘和散落红枣的鲜艳。整个画面的色彩布局主次分明，既有对比又和谐统一，创造出一种富丽而不俗艳、典雅而不单调的视觉效果。

这种线条与色彩的有机结合，使线条不止于界定形廓，更为色彩的铺陈提供了完美的骨架；而色彩也不仅满足于平涂填充，而是在线条划分的区域内展现出细腻的质感变化与和谐的色调关系。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了画面视觉语言的完整表达。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在色彩运用中体现出的节制与雅致，正是宋代文人审美趣味的典型反映，与后世民间绘画浓艳鲜丽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2.5 图像语言的深层文化意涵

《秋庭婴戏图》的图像语言不仅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更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涵。从社会史的角度看，这幅作品反映了宋代贵族家庭的生活场景和育儿观念。画中精致的玩具、华美的服饰、优美的庭园环境，都是宋代上层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推枣磨这种游戏的选择，既符合儿童的天性，又具有益智功能，体现了古人对儿童教育的重视。

从民俗学的视角分析，婴戏图的流行与宋代的生育观念密切相关。“多子多福”是古代普遍的社会心理。描绘健康活泼的儿童形象，既表达了人们对子孙满堂的向往，也寄托了对孩子健康成长的美好祝愿。苏汉臣通过精湛的艺术手法，将这种民间愿望提升为高雅的艺术表现，使作品既有世俗的情感温度，又有文人的审美格调。

在哲学层面上，作品通过视觉形式表达了宋代文人对“理”与“趣”的辩证思考。严谨的构图、精准的造型体现了对“理”的追求，即对自然规律和绘画法度的尊重；而生动的神态、活泼的动势则充满了“趣”的意味，即艺术应具有生机与韵味。这种“理趣相生”的审美理想，正是宋代艺术最为独特的精神气质。

3 结语

通过对《秋庭婴戏图》的观察与研究，可以深刻认识到，中国传统人物画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与情感体验。该作品借助精谨的线条语言与细腻的形象刻画，将人物的外在形貌与内在情态生动呈现于绢素之上。画家通过对场景与人物的巧妙经营，构建出强烈的画面代入感，使观者如临其境，得以体察人物的情感状态与生活情境，以及艺术家对儿童天性的深刻理解与艺术再现。

在审美体验中，观者既能感受到姐弟之间纯真自然的互动情态，亦可领会画家对生活细节的敏锐观察与艺术提炼。中国人物画所传递的情感意蕴，往往超越形式本身的造型准确与审美趣味，而在无声的图像叙事中，透露出人物的性格特质与情绪状态，唤起跨越时空的情感共鸣。此类作品不仅提供审美愉悦，更引导观者对人性和生命本质展开深层思考，进而返观自我与他人内心世界的幽微之处。

参考文献：

- [1] 姚晨晨. 苏汉臣《秋庭婴戏图》的图像学研究[J]. 艺术评鉴, 2023, (09): 37-40.
- [2] 林久杏. 苏汉臣《秋庭婴戏图》配景中的图像寓意考证[J]. 书画世界, 2023, (08): 62-63.
- [3] 俞剑华. 中国绘画史[M].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 [4] 周积寅. 中国历代画论[M]. 南京: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07.